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

四十二

仁宗皇帝紀三十八之一

嘉祐五年春正月甲寅封皇第九女為福安公主第十女為慶壽公主 乙卯省御書院并翰林圖書待詔以下額外所增員 是月有大星墜西南光燭地有聲如雷占者曰天狗同知諫院范師道言漢晉天文志狗所下為破軍殺將伏尸流血甘氏圖天狗墜大賊起今朝廷非無為之時也而備禦盜賊未見其至雖有將帥不老則愚士卒雖多勁勇者少夷狄可保也如州郡何州郡可保也如夷狄何小人思亂伺隙乃作必有包藏險心乘間而動者宜擇將帥訓練卒伍詔天下防其未然 監察御史裏行王陶言去年日食今年星墜皆在正旦天狗主兵宜預防之請詔中外舉智武才勇之士以備將帥今武舉取格太輕宜倣唐制設科優待以官無者

五八三

招士伍然

正旦星墜實錄本史並不書今取范師道王陶傳所論列附在月末

二月丙寅禮

部貢院請增江浙福建川廣諸州軍解額凡一百三十五人從之 戊辰太常丞監察御史裏行王陶為右正言諫院供職親事官夜入延福宮為盜有司用疎決恩以常盜論陶言宮掖之嚴而以民間會降為比非所以尊天子也於是配海島皇城司皆論罪 上自服藥以來寡於語言群臣奏事頷之而已陶言王者之言群臣所稟受以施於天下者也今政事無小大皆決於中書樞密陛下無所可否豈為人主之道哉又言皇嗣未立宜擇宗子昭穆同者畜之以同列志趣不合數請監靈仙觀不許 三月癸巳陳州言觀文殿大學士刑部尚書劉沆卒贈左僕射兼侍中知制誥張瓌草詞詆沆其子館閣校勘瑾訴于朝 帝為改命詞臣其家不敢請謚 帝又為作挽辭且篆其墓碑曰思賢沆性豪率少儀矩

然任數善刺取權近過失陰持之故雖以高科仕其進用多
由此議者乃謂緣結附至宰相焉 甲午詔三司河東路糴

糧草舊支一分見錢三分茶自今並以見錢給之

四年二月
己巳弛茶

禁不應此時尚有
茶以采根草當考

歲星晝見

丙申客省使眉州防禦使

張亢為秘書監亢初授河陽部署以疾辭御史中丞韓絳言

亢前守懷衛二州貪橫不法今不可復用而亢亦自請復文

資因許之踰月又歸故官

復為客省眉防乃
五月壬辰今并書

戊戌詔流內

銓自今歸明人年二十五以上聽注官初泗州司士叅軍徐

濟自陳歸明時八歲今年四十八不得注官因著此條 丙

午詔廣南東西路攝官處皆荒遠炎瘴之地而月俸不足以

自給其月增錢一千五百 壬子詔曰天災流行蝗潦相繼

雖發廩蠲賦而民之捐瘠者尚多或鬻鬻賣妻子或轉死溝壑

方春之時群物欣豫乃令吾民不聊若此朕心憮怛怒焉靡

六十一

監一之一

二

寧其令災傷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督州縣營濟之察不稱職

者初御史中丞韓絳言諸路災傷朝廷雖行賑卹而監司親

民官未盡疚心致民之流徙者眾宜丁寧訓教之故下此詔

甲寅詔登州改配沙門寨罪人三十二人於諸州牢城

十二年

元月六日王舉
奏可考

己巳詔書既弛茶禁論者猶謂朝廷志於使人

欲省刑罰其意良善然茶戶困於輸錢而商賈利薄販鬻者

少州縣征稅日蹙經費不充知制誥劉敞翰林學士歐陽脩

頗論其事敞疏云古人有言利不百不變法蓋言立事之難

也朝廷變更茶法誠欲便百姓阜國用而已自變法已來由

東南來者更言不便徒以初詔不欲人立異故一切緘嘿莫

敢正言其大要以謂先時百姓之摘山者受錢於官而今也

顧使之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

者被罰爾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

法者受罪子子孫孫未見其已先時大商富賈爲國貿遷而州郡收其稅今大商富賈不行則稅額不登且乏國用此三者最其害也或以謂法遂不變則中家必困小家必流若因緣驅逼起爲盜賊甚非國家之利臣愚欲乞申敕有司益採輿議且收格前詔極論可若朝廷能粲然復三代之舊風捐山澤之末禁則乞一弛茶法恣民勿問設爲國用尚繁利源未可悉除猶當擇其利害變而通之使公私兩濟若求益反損求利反害臣恐東南數十州之民由此而困則所謂利不百不變法者也未知其可臣暗於時事不足以商功利然耳之所聞心之所疑不敢不陳望朝廷因臣之言以求便國惠民之策至於細意委曲臣亦不能盡也脩疏云朝廷近改茶法欲救其弊失而爲國誤計者不能深思遠慮究見本末惟知圖利而不圖其害方一二大臣銳於改作之時樂其合

意倉卒輕信遂決而行之令下之日猶恐天下有以爲非者遂直詆好言之士指爲立異之人峻設刑名禁其論議事既施行而人知其不便者十蓋八九然君子知時方厭言而不肯言小人畏法懼罪而不敢言今行之踰年公私不便爲害既多而一二大臣以前者行之太果今之太峻勢既難回不能遽改而士大夫能知其事者但騰口於道路而未敢顯言於朝廷幽遠之民日被其害患者徒怨嗟於閭里而無由得聞於天聽陛下聰明仁聖開廣言路從前容納補益尤多今一旦下令改事先爲峻法禁絕人言中外聞之莫不嗟駭語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今壅民之口已踰年矣民之被患者亦已衆矣古不虛語於今見焉臣亦聞方改法之時商議已定猶選差官數人分出諸路訪求利害然則二三大臣不惟初無害民之意實亦未萌信之心但所

使之人見朝廷必欲更改不敢沮議又志在希合以求功賞傳聞所至州縣不容吏民有所陳述直云朝廷意在必行但要一審狀爾果如所傳則誤事者在此數人蓋初以輕信於人施行太果今若明見其害救失何遲患莫大於遂非過莫深乎不改臣於茶法本不詳知但外論既喧聞聽漸熟古之為國者庶人得傳言於朝正為此也臣竊聞議者謂茶之新法既行而民無私販之罪歲省刑人甚多此一利也然而為害者五焉民舊納茶稅今變租錢一害也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絕不通行二害也茶稅不登頓虧國用三害也往時官茶容民入雜故茶多而賤今民自買賣須要直茶直茶不多其價遂貴四害也河北和糴實要見錢不惟商旅錢得艱於移用兼自京師歲歲輦錢於河北理必不能五害也一利不足以補五害今雖欲減放租錢以救其弊此特寬民之一端爾然

未盡公私之利害也望詔主議之臣不護前失深思今害黜其遂非之心無龍襲弭謗之迹除去前令許人獻說亟加詳定精求其當庶幾不失 祖宗之舊制是時朝廷方排衆論而行之敬等雖言不聽也 夏四月庚申權同判尚書刑部李誕言天下刑部一歲之中死刑亡慮二千五百六十其殺父母叔伯兄弟之妻殺夫殺妻殺妻之父母凡百四十故謀闖殺千有三百劫盜九百七十姦亡命百有一十風俗之薄無甚於骨肉相殘衣食之窮莫急於盜賊今犯法者衆豈刑罰不足以止姦而教化未能導其為善歟欲令刑部依刑名分門列天下所斷大辟罪歲上朝廷以助觀省從之 已卯度支判官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安石以入館才數月館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右固辭之 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禮部侍郎知制誥孫抃為樞密副使抃

久居侍從泊如也人稱其長者及程戡罷宰臣進擬例以三
司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一人補其員上曰朕欲用舊人
即以命并并得兩行相山野錄以為甲申降右司諫祕閣

校理吳及為工部員外郎知廬州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
沈起落裏行通判越州初諫官陳旭建議裁節班行補授之
法下兩制臺諫官集議已定及起擅改議草令買撲興國軍

磁湖鐵冶仍舊與班行主磁湖鐵冶者大姓程叔良也翰林
學士胡宿等劾及等職在臺諫而為程氏經營占錮恩澤乞
詔問其狀及等引伏故並黜之丙戌命權三司使包拯右

諫議大夫呂居簡戶部副使吳中復同詳定均稅又命天章閣待制張
按在六月丙寅又命樞密直學士呂公弼在九月丙申又命
呂景初在六年五月丁酉又命司馬光在六年七月薛向行
狀向為陝西漕六年四月遷五月西上閤門使英州刺史

郭諮獻所造拒馬車諮嘗知潞州言懷保二郡旁山可以植
稻定武唐河抵瀛莫間可與水田又作鹿角車陷馬槍請廣
獨轅弩於他道詔諮置弩千分給并潞諮又言臣自冠武弁

未嘗一日不思禦戎之計頃使契丹觀幽燕地方不及三百
里無十萬人一年之費且烏合之衆非二十萬不敢舉若以
術制之使舉不得利居無以給不踰數年必棄幽州而遁慶

曆初經畫河北大小水界斷虜疆乃其術也臣所創車弩可
以破堅甲制奔衝若多設之助以大水取幽薊如探囊中物
爾會三司議均田租召還諮陳均括之法四十條復上平燕

議曰契丹之地自瓦橋至古北口地狹民少自古北口至中
京屬奚契丹自中京至慶州道旁纜七百餘家蓋契丹疆土

雖廣人馬至少僅或南牧必率高麗渤海達靺黑水女真室
韋等國會戰其來既遠其糧匱乏臣聞以近待遠以佚待勞
以飽待飢用兵之善計又聞得敵自至者勝先據便地者佚

以臣所見請舉慶曆之策合衆河於塘泊之北界以限戎馬
然後以景德故事頓兵自守步卒十二萬騎卒三萬強壯三
萬歲計糧餉百八十二萬六千斛又旁河郡邑可由水運以
給保州然後以拒車馬三千陷馬槍千五百獨轅弩三萬分
選五將臣可以備其一來則戰去則勿追幽州糧儲既少群
胡不可久留不半年間當遁沙漠則進兵斷古北口塞松亭
開傳檄幽薊燕南自定昔漢高祖提三尺劍定天下唯匈奴
未滅至孝武時始逐漠北唐太宗建義旗取天下唯土蕃未
滅至代宗時始入貢稱藩我太祖駿膺天命天下咸服亦
唯契丹未滅當俟聖謀奉行天討且彼之所恃者惟馬而已
但能多方致力使馬不獲伸用則敵可破幽燕可取帝壯其
言詔置獨轅弩二萬尋命詔同提點在京諸司庫務及揀內
軍器庫兵仗下南北作坊繕完特命詔提舉同提舉百司在
七月甲辰提舉

六日七 監百之一

六

修定兵器在八月
己未今并書之 貴人董氏生皇弟十一女庚寅進位美

人固辭之乞增父官一級如其請 詔西川廣南罷任官有

侍行子孫歸本貫取解不及鎖廳人在川廣福建羅任及元
係川廣福建人見在本

鄉守選待闕者並許就本路轉運司取解應明經諸科省試

三場以前九否十否者令貢院再考校本處解送試卷若以

否為粗以粗為通及出義不依條制致有妄薦者以舊條坐

之不在末減若考校通粗及出義依條別無差繆省試三場

前九否十否即考試官於元條上減一等定罪舊條合殿選

者與免殿選選人該衝替者實殿一選京朝官勒停者與衝

替衝替者與監當監當者與遠處差遣先是秘閣校理陳襄

等言諸科之弊在於傳義難禁而考試官止較其文莫能檢

察及到省所對十否而考試官多坐罪勒停原情定罪宜在

末減仍下兩制與貢院議而裁定之 甲午觀文殿大學士

戶部侍郎龐籍為太子太保致仕籍自定州召還既入見詣中書自執政求致仕執政曰公康寧如是且上意方厚奈何欲去之堅也籍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然後去斯不得已爾豈得為止足哉遂歸卧于家前後凡七上表其劄子不可勝數乃許之仍詔籍出入如二府儀 丁酉詔三司置寬卹民力司 六月乙亥遣使 已亥穎州進士常秩為試將作監主簿本州州學教授翰林學士胡宿等言其文行稱于鄉里也秩臨汝人嘗舉進士不中退在陋巷二十餘年為學求自得尤長於春秋學者常以孫復所學問秩秩曰此商君法爾步過六尺與棄灰於道者皆有誅不近人情甚矣 秩皇祐六年賜粟帛 六月乙丑詔戒上封告訴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官事彈劾小過或不開政體者時殿中侍御史呂誨言故事臺諫官許風聞言事者蓋欲廣其采納以輔朝廷之闕失比來中外臣僚多上章告訐人罪既非職分實亦侵官甚者詆斥平素之缺暴揚曖昧之事刻薄之態浸以成風請懲革之故下是詔丙寅命天章閣待制張揆同詳定均稅 壬申詔禮部貢院內外鎖廳并親戚舉人並同引試解十分之一如不及十人亦許解一名四人以下送隣路聚試 乙亥遣官分行天下訪寬卹民力事 五月丁酉初置司張明道雜志曰韓魏公當國遣使出諸道以寬卹民力為名既行魏公當

六一四

監百之一

七

大悔之每見外來賓客必問寬卹使者不擾郡縣否 意恐詔使搔擾民重不安也無幾皆罷之此事當考 三司

減省冗費所言比歲內請俸倍多乞酌天聖初嬪御以下人數著為定額從之 閤門編纂條例所言伏見臣僚以疾乞免大起居舞蹈之類竊以臣下見君當極恭肅一有不至罰必及之以疾自言乞損拜伏人取其便非所以致恭肅尊朝廷也且有疾與告者令所容殺禮見君古訓無有自今敢干請者乞令閤門彈奏重致其罰惟勲德大臣必藉任使自從

特旨又昨崇政殿進呈大樂依觀雙竹例宣召群牧判官檢
會儀制游宴宣旨皆著定式而群牧判官不與蓋當時有司之
失遂開此例欲乞今後非次游宴觀看不須更召其帶館職
充者自從館閣官例又都知押班如趁班不上令別作一班
起居臣等以為朝廷之儀皆有定著苟不及禮謂之不恭不
恭有罰未聞預設別班以待不及禮者伏請蠲去又三人內
及第正權三司判官者並賜緋臣等以為古制有其官者服
其服未聞一官之中更以入仕之階為之輕重恐非聖朝平
均獎勸之道伏請蠲去又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座杌子戴
涼傘中書樞密院下馬處之類皆是特恩異禮近歲大臣例
多得之看詳前件禮數皆朝廷所以尊異執政大臣也非其
人無其位者不當有也若人人得之則車服輕而不尊車服
輕而不尊則賢者怠而不肖者有慢上之心矣其漸不可不

謹也已別具編錄非以為例蓋備天子發非常之詔加禮於
老成勲德之臣訪故事於有司則以對也仍乞令閣門今後
非詔旨詢問不得輒自由舉並從之此據會要乃六月二
十六日事今附月末又
言諸賜與物等多是逐人自乞方得支給然賜與者乃人君
所以優寵臣下有祇受之禮無自請之文今當賜者有司不
即舉行必待自言或自援引比例章許紛然殊失上下之體
內文臣及軍員授右職者多是進狀乞賜公服鞞笏腰帶乞
今後凡換右職者便令閣門舉例支給又臣僚放朝辭更不
支賜錢物看詳連值假故或有急速差遣方許放免有當賜
錢物例須自陳亦有近侍朝臣不免如此尤失事體乞今後
臣僚放免朝辭非罪累被譴者便於特降指揮後著合得錢
物令閣門依例支給又使臣朝辭雖非親民差遣如宣命內
理為親民資序並依監押例支朝辭錢物如宣命不著本官

稱合係親民資序即會問三班院支給則是使臣錢物不以
差遣高下乃繫系本人資序乞下三班院今後如使臣受差遣
理為親民資序不是情願乞充監當者畫時開報閤門其知
州折資充通判通判折資充簽判知縣非因過降授者並依
資序支朝辭小物欲乞令審官院依三班院體例開報從之
此亦據會要五年六月
事但無其日今附此 秋七月戊子美人周氏為婕妤皇

第十二女婕妤所生也 辛卯詔知許州兼京西北路安撫

使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使以許陳鄭滑孟蔡汝潁信陽
九州軍隸北路鄧襄隨房金唐均郢光化九州軍隸南路其
河南府即不隸所部 甲午戶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知諫
院唐介知荆南從介請也勅過門下知封駁事何郊封還之
言介為諫官有補朝廷不當出外詔介復知諫院如故 戊
戌翰林學士歐陽脩等上所修唐書二百五十卷刊修及編

六十一

卷之十一

九

修官皆進秩或加職仍賜器幣有差著作佐郎劉義叟為崇
文院檢討未入謝疽發背卒義叟強記多識尤長於星曆數
術皇祐五年日食心時胡瑗鑄鍾弁而直聲鬱不發又陝西
鑄大錢義叟曰此所謂害金再興與周景王同占 上將感
心腹之疾明年 上果不豫又月入太微曰後宮當有喪已

而張貴妃薨至和元年日食正陽客星出于昴曰契丹宗真
其死乎事皆驗義叟未病嘗曰吾及秋必死自擇地於父冢
旁占庚穴以語其妻如其言葬之

心疾已見嘉祐元年八月
然此不始再見宗真至神

二年八月乃死客星出昴
據本志乃皇祐五年事

初天下廢田尚多民罕土著或

棄田流徙為閑民自天聖初下赦書即詔民流積十年者其
田聽人耕三年而後收賦減舊額之半又詔流民能自復者
賦亦如之既而又與流民期百日復業蠲賦役五年減舊賦
十之八期盡不至聽他人得耕自是每下赦令輒以招輯流

亡募人耕墾為言民被災而流者又優其蠲復緩其期招之
又嘗詔州縣長吏令佐能勸民修起陂池溝洫之久廢者及
墾闢荒田增稅及二十萬已上議賞監司能督部吏經畫賞
亦如之久之天下生齒益蕃田野加闢獨京西唐鄧間尚多
曠土唐州閑田尤多入草莽者十八九或請徙戶實之或請
以卒屯田或請廢為縣知州事比部員外郎趙尚寬曰淮安
古稱膏腴今田獨蕪穢此必有遺利且土曠可益墾闢民稀
可益招徠何必廢郡也乃案圖記得召信臣故迹益發卒復
三大陂一大渠皆甌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為支渠數十轉相
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集尚寬復請以荒地計口授之及
貸民官錢買牛比三年廢田盡為膏腴增戶萬餘監司上其
狀三司使包拯亦以為言 丙午詔留再任尚寬安仁子也

仁宗實錄包拯奏尚寬所招在湖河北之民萬餘戶本志但云二千餘戶英宗實錄與本志同今從仁宗實錄及本

五十七五

十

傳治平元年正月尚寬再任

庚戌詔曰朕樂與士大夫博德明義以先

天下而在位殊趣弗率朕言或為危言詭行務以譎眾而取
譽罔上而邀寵論事之官搜抉隱微無忠恕長厚之風託迹
於公而原其本心實以合黨圖私甚可惡也使吾俗靡然陷
溺於薄而望教成治立其可得哉書不云乎聖讒說殄行震
懾朕師中書門下其采端實之士明進諸朝察辯矯巧偽者
加放絀焉明揚朕言以厲多士時御史中丞趙槩言比年以
來搢紳之論多險刻競浮宜行戒敕之故降是詔 壬子命
翰林學士吳奎戶部副使吳中復度支判官王安石右正言
王陶同相度牧馬利害以聞時國馬之政因循不舉言者以
為當有更革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一百一之二

仁宗皇帝紀三十八之二

嘉祐五年秋八月丁巳朔觀文殿學士吏部侍郎程戡為宣徽南院使判延州殿中侍御史呂誨言戡才微識闇外厚中險交結權貴因緣進擢徇私罔上怙勢作威况年逾七十自當還政近罷樞府既以匪能復委帥權曷由勝任且本朝故事宣徽使非勳戚未嘗除拜乞追寢戡恩命知雜御史范師道等相繼論列訖不從 度支判官金部員外郎薛向權陝西轉運使兼制置解鹽使范祥既卒故以向代之時西夏青鹽盜販甚賤而官賣解鹽價高鹽以故不售至向始減價以抑之鹽池歲調畦夫數千種鹽而鹽支十年未售向奏損其數至今便之

本志云范祥卒以薛向繼其後案祥行狀是年七月十九日卒實錄薛祥孫子在十一月

甲子眉州進士蘇洵為試校書郎洵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

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其常所為文閉戶

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嘉祐初與其

二子軾轍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脩上其所著權書衡論機

策二十二篇宰相韓琦善之召試舍人院再以疾辭本路轉

運使趙抃等皆薦其行義推於鄉里而脩又言洵既不肯就

試乞除一官故有是命 乙丑吏部流內銓言諸州幕職官

常闕八九十員無合入資序人請下知雜御史三司副使待

制以上各舉令錄判司主簿尉二人有出身四考無出身五

考無贓私罪有京官舉主三人者為之詔可

治平三年四月遂著為令

壬申詔曰國初承五代之後簡編散落三館聚書纔萬卷其

後平定列國先收圖籍亦嘗分遣使屢下詔令今訪募異本

校定篇目聽政之暇無廢覽觀然比開元遺逸尚眾宜加購

賞以廣獻書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闕書每卷支絹一疋五

百卷與文資官 相度牧馬利害所吳奎等上言自古國馬
盛衰皆以所任得人失人而已汧渭之間未嘗無牧而非子
獨能蕃息於周汧隴之間未嘗無牧而張萬歲獨能蕃息於
唐此前世得人之効也然得人不久其任久其任而不使
專其事使得專其事而不臨以賞罰亦不可以有功今陝西
馬價多出解鹽三司所支銀絹許於陝西轉運司易錢權轉
運副使薛向既掌解鹽復領陝西財賦可悉委之移用仍俾
擇空地置監而孳養之蓋得西方不失其土性一利也因未
嘗耕墾之地無傷於民二利也因向之才使久其任而經制
之三利也又河北有河防塘灤之患而土多濕鹵戎馬所屯
地利不足諸監牧多在此路馬又未嘗孳息若就陝西與監
牧即河北諸監有可存者悉以西方良馬易其惡種有可廢
者悉以肥饒之地賦民於地不足而馬所不宜之處以肥饒
之地賦民收其課租以助戎馬之費於地有餘而馬所宜之
處未嘗耕墾之地牧馬而無傷於民此又利之大者苟用向
凡舉辟官及論改舊弊有功無受賞敗事無憚罰在於必
行 上可其奏甲申命向專領本路監牧及買馬事仍規度
於原渭州德順軍置場同州沙苑監鳳翔府牧地使臣並委
向保薦以聞使歐陽脩言國馬之制置自 祖宗歲月既深
官失其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伏覩詔書命奎等商度利害
將有更革臣以謂監牧之設法制具存條目既繁其弊亦衆
若止坐按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弊源如欲大為更
張勅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遙度蓋謀於始也不精則行
於後也難久請詔相度官一人同臣躬按左右廂監牧凡土
地廣狹水草善惡歲時孳牧吏卒勤墮以至牝牡種類各隨
所宜棚井溫涼亦有便否嚮向以致馬之耗減今何以得馬

之蕃滋詳究根源旁采衆議然後以比曰臣僚奏請參詳審
處與其坐而遙度倉卒改更其為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
又竊思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
病甚多不可槩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
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函涇寧東接銀夏又
東至於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夷狄或已
為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
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養牧此乃唐樓煩
監地也可以與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樓煩元地天
池三監之地尚冀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
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
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荒之
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訪草地有可以興

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廢罷至於估馬一司
利害易見若國家廣捐金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若有司
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寢少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請遣
群牧司或禮賓院官一人至邊訪蕃部券馬利害以此三者
參酌商議庶不倉卒輕為改更下其奏相度牧馬所奎等請
如脩奏乃詔選官分詣河北河南諸監按牧地肥瘠頃畝俟
得實數即遣官二人按視其陝西估馬司仍委向規度以聞
向乃上言秦州券馬至京師計所直并道路之費一馬當錢
數萬然所入止中雜支於上等良馬固不可得請於原渭州
德順軍置順收市以解鹽交引募蕃商廣售良馬八千以三
千給緣邊騎軍五千入群牧司詔從之明年向又言原渭州
德順軍水洛城及秦州外寨係蕃部馬所由必欲詢究利害
宜得涇原秦鳳兩路帥臣同議庶諸郡承稟又明年奎等復

列上向所議買馬利害秦州古渭永寧寨并原州德順軍今
悉置場請自京師歲支銀四萬兩綉絹七萬五千疋充馬直
銀以二萬兩并綉絹並允邊庫錢餘闕萬緡以解鹽抄并雜
支錢給之詔皆施行向又言及奎等列上向議本志乙酉

罷諸路同提點刑獄使臣置江南東西荆湖南北廣南東西
福建成都梓利夔路轉運判官先是同提點刑獄使臣或有
竊公用銀器及樂倡首飾者議者因言使臣多不習法令民
事不可為監司故罷之十一路舊止一轉運使至是各增置

判官以三年為一任第二任知州人為判官蒲一任與提點
刑獄初任知州若第二任通判為判官蒲兩任亦如之實錄

諸路同提刑姓名其末云京西路文思副使曹混已物故故河
東路左藏庫副使寇利一陝西路禮賓副使段隱並先坐事
罷去利一與隱所以罷去司馬九月起居舍人知制誥劉敞

為翰林侍讀學士知永興軍初臺諫劾敞行呂溱責官制詞

監言之二

四

不直又前議 郭后祔廟嘗云上之廢后慮在 宗廟社稷

不得不是欲道人主發后也章十數上敞不自安會永興
闕守遂請行詔從之 丙申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呂公

弼同詳旋稅 辛丑詔齊登密華邠耀鄜絳潤婺海宿饒歙
吉建汀潮凡十八州並煩劇之地自今令中書選人為知州

其知潮州委本路轉運提點刑獄司同保薦之 翰林侍講
學士給事中楊安國卒贈禮部侍郎安國講說一以注疏為

主無他發明引諭鄙俚世或傳以為笑尤不喜緯書及注疏
所引緯書則尊之與經等在經建二十七年 上稱其行義

淳質以比 先朝崔遵度 壬寅樞密使張昇提舉編集本
院機密文字 庚子降駙馬都尉安州觀察使李瑋為和州

防禦使仍與外任瑋與公主不協而瑋所生母又忤公主意
公主夜開皇城門入訴禁中瑋皇恐自劾故有是命明日免

降官止罰銅二十斤留京師

吳及傳云及為諫官論入內都

及干求內降當

考陵轍事增入 癸丑右正言王陶言周禮閤人掌宮門之

禁時其啓閉寺人掌女宮之令糾其出入以謹嚴周衛杜絕非常故漢光武出獵夜還上東門候郅憚拒開不納光武從中東門入明日賞郅憚而貶中東門候魏武子之臨淄侯植開司馬門晝出魏武怒公車令坐死然則公主夜歸未辨真偽輒便通奏開門納之直徹禁中略無機防其所歷皇城官殿內外監門使臣請並送劾開封府知諫院唐介殿中侍御史呂誨等亦以為言皆不報 冬十月丙辰朔詔自今因奏舉改官及陞差遣其所舉人各犯枉法自盜而會赦不原者舉主亦毋得以赦論 庚申充國公主宅都監入內供奉官梁全一以下九人並遠小處監當入位祇候梁懷吉配西京洒掃班自今勿置都監別選內臣四十以上三班院使臣五十以上無私罪者二人在宅勾當內臣年十五以下二人為入位祇候並不得與駙馬都尉接坐時臺諫官皆言主第內臣數多且有不自謹者 上不欲深究其罪但貶逐之因省負更制

七年二月癸卯梁懷吉又勒歸前省不知何時復召入也 是月深州言野蠶成

蠶被于原野 十一月丁亥均州防禦使李珣為相州觀察使單州團練使劉永平為齊州防禦使知制誥楊畋封還珣永平詞頭因言 祖宗故事郭進戍西山董遵誨姚內斌守環慶與強寇對壘各十餘年未嘗有轉官移鎮之寵蓋謹重名器必須平寇難靜方隅然後俾之遷改今珣等無尺寸裨補之功特以外戚故除之臣恐天下謂陛下忽 祖宗謹重

名器之訓開親戚僥倖之門曲緣私恩輕用玉璽若有扞寇之功復以何官賞之臣是以不敢命詞尋詔他舍人草制而范鎮言朝廷如以楊畋之言為是當罷珣等所遷官儻以為

非即乞却令元當制官命詞內批不許既而鎮復有論列遂罷之 戊子錄故陝西制置解鹽使度支員外郎范祥孫景爲郊社齋郎子太廟室長褒候服闋與堂除差遣權三司使包拯言祥建議通陝西鹽法行之十年歲減推貨務緡錢四百萬其勞可錄也 辛卯詔勾當御藥院內臣如當轉出外而特留者俟其出計所留歲月優遷之更不許累寄所遷資序非勾當御藥院而留者其出更不推恩初御史中丞趙槩言勾當御藥院有遷官至遙領團練使者謂之閹轉若不別立規制竊恐干冒恩澤浸不可止乞限年明與改官故條約之 殿中侍御史呂誨嘗言近日除管勾御藥院入內供奉官王保信王保寧鄧保壽王世寧四人遙郡團練刺史傳聞中外駭動人聽臣輒以國朝故事言之高品黃門三十年供奉官十年一轉蓋不使此輩坐而竊祿如咸平中洛苑使入

內都知秦翰與雷有終討王均之亂以功授內園使恩州刺史即不知保信等立何勞効與秦翰功賞一同只是攀援閹轉無名之例伏乞追還成命特與平轉屬蜀邊疆多事之際恐因此內臣無功進秩提兵授律者不肯用命以鶴乘軒衛人無戰意斯有國者之深誠唯聖斷無以私昵害天下之至公乃臣拳拳之望也疏留中不出誨又上言伏聞已前諸閹分內品之類不過一二十人比來增及數倍除身分俸外更請本閹料錢四時衣服又破三司折食價錢冗費甚多繇此歷天章閣後苑內東門御藥院最爲優厚或因監督工作一切小勞便理績効得聖旨畫下則超資躡等謂之閹轉自內品供奉不數年間授諸司使遙領刺史防團之任向時石全育何承用盧昭序張茂則馮承用之類其名甚多不可殫舉既與之閹轉則俸祿隨而增給如此濫進非特亂先朝之

典制較之前古亦未之聞當陛下即位之初 太后臨朝命出帷幄威福假於官寺斜封墨勅授之匪人故外庭鮮得聞知疑闇轉之例自茲而始暨明道而後陛下躬覽萬機北司之弊不聞刻革今奈何復使熾盛於前也然宣命降於內省遷擢誥勅亦開於兩府蓋自來上下循持蔽而不言以陛下爵祿樹為私恩交結貴倖因緣致身於近輔者比比有之積弊寢久陛下無由而知臺蟲公害政莫甚於此都城之下高門大第寶貨充積富貴窮極皆倖臣之所有也傾府庫之貨財竭生靈之膏血以資無功何所取益臣恐人神怨怒非朝廷之福設若保信等出居外任薄立勞效陛下復以何官待之臣竊謂 先帝賞秦翰討賊之功宜守之為例則小人覬覦之心自息伏乞旨揮入內內侍省檢會諸閣分寶元以前人數比類今日如負數過多即行減省及管勾天章閣後苑內東

世宗一之二

七

門御藥院各限定人數或與三年一替並令入內內侍省將印紙曆子具有無功過事件批書如因勞効得旨酬賞亦須畫時批上候合轉官時以曆子付樞密院點檢該得賞格即時叙遷送中書出給誥勅所貴內侍省與樞密院中書相關不敢蔽欺得以盡公其闇轉俸給一切非例並乞裁罷仍追寢劉保信等前命止與平轉俾中外臣僚陞進均一賞有所勸天下大幸

誨論王世寧等四人暗轉不得其時四人者罷誨嘗言王世寧與陳升之交結則世寧管勾御藥院必在升之未入樞密院前既云遙領團練誨云遙郡團練刺史必是一事附見既後宜不差但不知誨所言聽否爾當考劉保信等四人乞授外官在嘉祐八年五月乙卯前可參照

辛丑樞密使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宋庠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殿中侍御史呂誨等論庠老疾昏惰選用武臣輒紊舊法加外寬內忌近者李瑋家事猥陳均州繆例欲陷瑋深罪阿公主意賴 上明察不行其言且交結內

臣王保寧陰求援助昨除御藥院供奉四人遙領團練使刺
史保寧乃其一也三班院吏授官隔過季限略不懲誡御前
忠佐年當揀退乃復姑息其徇私罔公率如此章凡四上右
司諫趙抃亦論庠不才詔從優禮罷之

有許於上前者
并陳其不可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曾公亮依前官充樞

密使

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張昇禮部侍郎孫抃並為參

知政事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禮部侍郎知制誥史館修撰
歐陽脩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陳旭御史中丞趙槩並為
樞密副使仍以槩為禮部侍郎詔自今臣僚之家毋得陳
乞御篆神道碑額辛亥度支負外部直秘閣判度支勾院司馬
光度支判官祠部負外部直集賢院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光
五辭而後受安石終辭之最後有旨令閣門吏齎勅就三司
授之安石不受隨而拜之安石避於廁吏置勅於案而去安

監之一

八

石遣人追還之朝廷卒不能奪十二月初趙抃為成都轉
運使嘗言所部諸州每年有游惰不逞之民以祭賽神鬼為
名歛求錢物一坊巷至聚三二百人作將軍曹吏牙直之號
執槍刀旗幡隊仗及以女人為男子衣或男子衣婦人衣導
以音樂百戲三四夜往來不絕雖已揭榜禁約然遠方風俗
相沿恐難驟止請具為條制詔所犯首領以違制論仍徙出
川界本路監司半歲一舉行癸酉太常禮院言自今文武
臣僚薨卒法當謚者考功於未葬前取索行狀移禮官考定
如其家葬速集議不及則許賜之其有勲德既葬未嘗請謚
者亦聽取旨詔可戊寅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呂公弼
為龍圖學士知成都府公弼初至人疑其少威斷會營卒犯
法當杖不肯受曰寧請劔不能受杖公弼再三諭之不從乃
曰杖國法不可不受劔汝所請亦不汝違也命杖而復斬之

軍中肅然 先是知永興劉敞朝辭日言關中歲比不登民多流移請發倉賑之又曰均田擾民 上令於所部徐訪利害以聞及敞至永興敞以九月丁亥朔除侍讀知永興十二月初始到任今附此具奏孫琳在河中府用方田法打量均稅百姓驚駭各恐增起租稅因此斫伐桑柘賴轉運使薛向處張榜告諭方得暫止訪聞只打量萬泉一縣近須一年乃畢蒙減者則必欣喜被增者自然怨嗟詞訴獄訟恐自此始乞且召還孫琳更俟豐稔幾災傷之餘不至驚擾敞意謂琳用方田法步地千步為方方度之誠使其覈實無頗然但為能知田畝高下爾至於均稅之法以地肥瘠為差其勤力從事田畝修治者則賦重自若其惰窳不事事而田畝荒瘠者因獲減賦然此尚以肥瘠言也吏非廉明用心不一或不能盡知田事或挾私與奪上無察也故均田之害人皆知之獨主事者樂其名敞所以

求待豐稔者惡斥言之耳敞又以為琳之度田起自萬泉龍門此兩邑皆山田崎嶇三二百里間審如琳法非旬歲不可周徧也琳皆不出一月而奏畢功會敞奏至中書信琳言即具報敞但降敕榜禁民毋得殘桑柘而已其後河中民果訴增減田稅不平凡數萬戶敞事具敞行狀及奏議歐陽脩亦言臣為諫官時嘗首言均稅事乞差郭諮孫琳蒙朝廷依臣所言起自蔡州一縣以方田法均稅事方施行而議者多言不便尋即罷之近者伏見朝廷特置均稅一司差官分往河北陝西均稅始聞河北傳言人戶虛驚斫伐桑棗尚不為信次見陝西州郡有上言歲儉民饑乞罷均稅者稍已疑此事果為難行而朝廷之意決在必行言者遂不能入近者又見河北人戶凡千百人聚訴於三司然則道路傳言與州郡上言雖為不足信其如聚集千人於京師此事不可掩蔽則民情可知

矣蓋均稅非以規利而本以便民如此民果便乎竊知朝廷只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初不令其別生額外之數也近聞衛州通利軍括出民冒田土不於見在管推數內均減重者攤與冒佃戶却生立稅數配之此非朝廷之意而民所以誼訴也又聞澶州諸縣於見今實額管推數外將帳頭自來揅坐有名無納及失開閣兩項遠年稅數並繫祥符景德已前以至五代長興年椿管虛數並攤與見今人戶又聞以地肥瘠定為四等其下等田有白減帶鹹地并鹹鹵沙薄可殖地死沙不殖地並一例均攤與稅數謂此雖不可耕種尚有煎鹽且河北之民自祖宗以來蒙賜恩卹放行鹽禁只令據鹽斤兩納稅今煎鹽者已納鹽稅又令更納田稅豈祖宗所以惠河北之民意又聞河南不殖之地繫禁鹽地分者亦均攤與稅又不知民何以納也澶衛去京師近

十一

偶可聞知者如此其餘遠地謂所均稅悉便於民其可得乎以此見朝廷行事至難小人希意承旨者言利而不言害俗吏貪功希賞見小利忘大害為國歛怨於民朝廷不知則已苟已知之其可不為救其失哉欲望聖慈特賜旨揮令均稅所只如朝廷本議將實推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其餘生立稅數及遠年虛數却與放免及未均地分並且罷能均且均稅一事本是臣先建言聞今事有不便臣固不敢緘默歐陽脩言不得其時今附劉敞後當是未除樞副十一月以前或因敞面對論此脩亦具奏時為翰林學士九月十月之間也

歲置三司推勘公事一人以京朝官充掌推劾諸部公事此

兩朝史志不得其月今附歲末治平三年正月罷開寶八年十一月當考牛羊司舊有宰殺務

大中祥符四年折出改曰供庖務是歲併入牛羊司其務廢

罷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一百之三

